

2019赛季,将迎来首支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团队 中超职业裁判来了

本报记者 李元浩

上周末,在苏州奥体中心进行的2019中国足协超级杯赛上,上海上港拿到了新赛季中国足坛的首个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在苏州举行的2019中国足协中超中甲联赛运动员大会上,一项有可能影响新赛季联赛乃至整个中国足球发展的举措同样引人关注——从本赛季开始,国内优秀裁判员与签约外籍职业裁判员共同组建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团队。据悉,马宁、傅明、张雷等3名国内裁判和两位外籍裁判克拉滕伯格(英国)、马日奇(塞尔维亚),将成为中国足协首批职业裁判员。多年来,国内足坛尤其是联赛的裁判执法水平,一直是球迷和媒体诟病的焦点,“假球黑哨”更一度成为困扰中国足球挥之不去的阴霾。接轨国际足坛引进和组建高水平职业裁判队伍,也被视为中国足球进一步深化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措施。此次中国足协在中超赛场首次引入职业裁判团队,毫无疑问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不过,这一举措能否为国内职业联赛乃至中国足球整体发展带来期待中的积极作用,还有待实践检验。

裁判职业化势在必行

在新赛季前哨战——超级杯比赛中担纲主裁判,36岁的张雷表现不俗,得到了比赛双方的认可。这位2018赛季中超联赛“金哨奖”得主,从2005年就开始执法国内职业联赛,但这么多年只能把裁判工作一直当“副业”,直到本赛季成为首批中国足协职业裁判员之后才转为“专职”。据记者了解,张雷的本职工作是某国际品牌饮料公司的员工,在需要执法比赛时才会向公司请假。虽然公司对于张雷的裁判工作一直抱以支持态度,但兼职状态对于他持续提升执法水平还是有影响的。

“这几年中超裁判员的执法水平有所提高,但和欧美高水平裁判相比还是有差距。要想让裁判员更加专注于比赛,除了他们自身执法水平的提升,改善裁判待遇推行职业裁判制度势在必行。”前中国足协“金哨”孙葆洁认为。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足球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启职业化改革,但裁判员体系的职业化建设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赛季,中超等国内职业联赛的裁判依然是半职业状态,中超裁判员大多来自高校或企业,并不能全职做裁判工作。多年的兼职状态,再加上裁判职业化改革迟迟未能落实,使得部分国内裁判执法水平难以得到质的提升。

近几个赛季以来,随着中超等国内职业联赛竞争的日趋激烈,裁判员队伍的建设尤其是高水平裁判的短缺,成为足协头疼的一件事。据悉,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裁判员不到3万人,而这个数字在日本高达23万。除了足球裁判人口基数的差距外,目前国内裁判的执法能力,与足球发达国家相比也有明显不足。

曾是中国最年轻国际级裁判之一的王迪,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裁判员的培养有很多途径,推行职业化裁判制度是很有效的。一般一名裁判从初级到国家级再到国际级,而后晋升精英裁判,最后才能执法洲际大赛,整个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磨练。如果有完整的职业体系做保障,无疑会更有利于裁判员的培养和成长。”

职业裁判重在“职业”

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早在2012年便曾酝酿过职业裁判制度,但受制于各种因素迟迟未能推出,直到本赛季揭幕前才最终出炉。进入中国足协首批职业裁判名单的5人中,两名外籍裁判克拉滕伯格和马日奇,都是曾执法过世界杯等大赛的世界级“名哨”,3名中国裁判也是足协精英裁判,马宁和张雷都曾当选中超“金哨”。据悉,两名外籍职业裁判此次入选足协职业裁判名单,除了要执法部分场次中超比赛,更重要的任务是帮助中国足协培养更多优秀裁判员,担当着技术指导的角色。

相对于前几年国内优秀裁判员青黄不接的窘境,现阶段中国足协所属的裁判员队伍建设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备案

的国际级裁判有32人,其中11人制男足主裁判有7人,分别是马宁、关星、顾春含、张雷、傅明、艾望、沈寅豪。在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提交的2019年国际级裁判员推荐名单中,11人制主裁判也是上述7人。不过,从近年来中超等国内赛场的执法情况来看,中国足球优秀裁判员的数量依然偏少。

在足协此次推出职业裁判制度后,不少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焦点便是职业裁判的待遇问题。毋庸讳言,收入的大幅增加,确实是职业裁判区别于业余裁判的主要标志之一。虽然足协并没有向外界公布首批职业裁判的待遇情况,但参照英国、日本等实施职业裁判制度的联赛,中国足协职业裁判的年收入肯定会有明显增加。例如目前英超职业裁判每个赛季可以得到3.8万至4.2万英镑的“基本工资”,此外主裁判每场比赛还可以拿到1150英镑的补贴;日本职业裁判的年薪基本在15万美元左右。

然而,收入变化绝非职业化的唯一标签。职业裁判重在“职业”——如何为中国足球职业裁判设立和完善规范可持续的培养及评判标准,才是此次职业化改革的重点。某中超俱乐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启用职业裁判并不是简单地将裁判的称谓做个改变,“职业裁判不仅要得到行业管理部门的推荐、认证,还要得到俱乐部、媒体和球迷等方方面面的认可”。

对于职业裁判下一步的发展,中国足协裁判员部主任谭海表示,足协将在落实职业裁判劳动关系和具体保障方面进一步摸索,以期尽快建立相应的管理保障制度。此外,协会还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壮大职业裁判队伍,尽快提升国内裁判尤其是年轻裁判的综合业务水平。



马宁入选中超联赛首批职业裁判。
视觉中国 供图

中国花样滑冰 双人稳中有升 女单新星亮眼

据新华社长春2月24日电(记者李嘉、周万鹏)24日在长春落幕的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是本赛季花滑在国内的最后一站比赛。从整个赛季来看,最令人惊喜的是彭程/金杨组合和女子单人滑涌现出的数朵小花。

本赛季因为伤病曾让人捏了把汗的隋文静/韩聪已经复出,并在2月初的四大洲锦标赛上夺冠。他们缺席了本次冠军赛,目前正在积极备战3月将在日本举行的世锦赛。在这对平昌冬奥会亚军组合因伤缺席的时候,彭程和金杨挑起了双人滑的大梁,他们在去年12月的花滑大奖赛总决赛中夺得银牌,紧接着又保持良好状态在四大洲锦标赛上获得铜牌。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夸奖这对组合说:“这一年彭程和金杨提高非常大,在隋文静受伤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是他们顶住了,经过这一年的历练,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当日冠军赛自由滑比赛中,能明显看出这对组合的进步。两人漂亮地完成了过去较弱的单跳,捻转和抛跳毫无失误,表现也极富感染力,最终夺得金牌。

本赛季女子单人滑尤其亮眼,出现了几名跳跃能力和表现力都很好的小选手。冠军赛组委会当日发布公告,特意表扬了在女单短节目中成功完成三周连三周跳的陈虹伊和陈虹伊,对她们的短节目给予0.5分的奖励加分。安香怡和陈虹伊分别夺得冠军赛的冠、亚军。

安香怡只有12岁,她的父亲就是一



刘沫彤(上)王天泽在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名花滑教练。这名小将能完成多个难度跳跃和超高水平的旋转,但她由于年龄将无法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不过到2026年,她也只有19岁。

被粉丝称作“火苗”的陈虹伊今年16岁,在四大洲锦标赛上完成了成年组的首次亮相。她身材修长,动作优美,很受冰迷喜爱,将参加3月的世锦赛。申雪说:“女单从上赛季开始呈上升趋势。原先女单低迷时期,全国比赛中跳两种三周跳就能争夺前三,现在从第一个出场的选手起,都具备跳4到5种三周跳的能力。”

“有好几个月(女单选手)到(冬奥会)时年龄都差几个月。”申雪说,“从本赛季一直到2022年,女单的竞争都会比较激烈,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组。这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好事。”

申雪表示,国家队会定期观察,发现有潜力的选手就协调进国家队集训队训练一段时间,国家队集训队是流动性的。

男单本赛季仍旧只有金博洋一个亮点,这位四大洲赛亚军当日尽管在一个四周跳时摔倒,但仍轻松夺冠,264.36分的总成绩比第二名张鹤高出了49.1分。张鹤具备完成两个四周跳的实力,但是与金博洋相比仍然相差很远。

金博洋在四大洲锦标赛上获得银牌,输给了日本选手宇野昌磨。而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他还要面对老对手、奥运冠军羽生结弦。



曼城夺得联赛杯冠军

2月24日,在英国伦敦进行的2018~2019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决赛中,曼城队与切尔西队在120分钟内战成0比0,最终,曼城队通过点球以4比3战胜切尔西队,夺得冠军。图为曼城队球员斯特林手举奖杯庆祝。
新华社发(马修·英佩摄)

声音

刘颖余

夏伯渝火了!
他又老又残,踩着一对假肢,带着右脸依旧残留的冻伤痕迹,以七旬的高龄,登上了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的领奖台。9个月前,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10时41分,同样是踩着一对假肢,69岁的夏伯渝站在了珠峰之巅,成为中国残疾人登顶珠峰第一人,同时也是世界上登顶珠峰年纪最大的残疾人。而他登顶的那一刻,也成功获得2019年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夏伯渝因此成为继姚明、刘翔、李娜之后,第四位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个人奖项的中国人。

毫无疑问,和姚刘李这些闪亮的名字相比,夏伯渝显得过于平凡。但正因其“平凡”,他引起了更多普通人的共鸣。

告别姚刘李的日子里,中国体育迎来一位平民偶像,这样的事其实并不突兀,它是中国体育生活化的一种象征,是中国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途中的一个小小的印迹。

面对生活的“珠峰”, 人人都可以是夏伯渝

夏伯渝火得有理,火得其所。

夏伯渝是一个有着传奇故事的老人:43年前,首次攀登珠峰时,他把睡袋让给了队友,导致冻掉双脚,被迫截肢,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终止自己的登山梦想。在成功拥有一对假肢之后,他又满血复活,向珠峰发起了漫长的冲击。在之后43年的攀登过程中,他遭遇了暴风雪、冰崩、雪崩、地震等各种意外,后来还得了癌症和血栓,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69岁第五次攀登珠峰的时候,成功登顶。

面对夏伯渝传奇的人生故事,文字显然是无力的,再多的妙笔生花也无法写尽他的辛酸和血泪。坚持的力量,梦想的意

义,挑战的价值……这些鸡汤式的总结,固然都是无懈可击,用在夏伯渝身上也的确再合适不过,但夏伯渝打动的远不止这些——

2016年,67岁的夏伯渝第四次尝试登顶珠峰,当他来到海拔8754米的高度时,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阻断了他的登顶之路。“如果是我自己,即使是死,我也要死在山顶!不顾一切!”但那天和夏伯渝一起登珠峰的还有5个夏尔巴人向导,夏伯渝想:“这些年轻人才20多岁,他们的职业就是护送登山者到顶峰,他们一个家庭就靠他们这一季的登山所得,我不能因为我的理想而顾他人的生命。”最终,他做出了艰难的下撤决定。

当梦想的实现离自己只有94米的距离,夏老显然不甘心,也不屈服,但他依然选择了放弃,因为他深知,生命本身比梦想更重要。以合理手段追求成功比成功本身更重要。

人生中的挑战有许多种,追求身体的极限,应对未知的恐惧,克服人性的贪婪,都是。面对心中的珠峰,夏伯渝一往无前,但他不会为梦想的实现顾一切,因为他心中一样有爱——对队友、家人和工作伙伴的爱,以及对整个世界的慈悲。夏伯渝对登山运动也不只是有成就感和征服欲,更有尊重和敬畏。领奖礼上一句“它终于接纳了我”,已尽显登山人的真挚情怀和“因为山在那

里”的初心。

夏伯渝身上不只有追求卓越的巨大力量,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或许才是他能动世,成就“年度最佳体育时刻”的真正原因。

我知道,也有许多人对夏伯渝的行为不理解。我个人还认为他偏执,“不理解也不宜提倡”,但我则认为,夏伯渝是可亲可学的。他执着于登山运动的初衷或许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养老的方式,选择一种自己觉得开心舒服的就好,而挑战就是养老的方式,天生就喜欢。”多么平常的话语!然而,我相信,他说的就是实情。

人生有涯,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幸福的。生为凡夫俗子,我们当然很难拥有像夏伯渝那样极致而传奇的人生,但一样可以去找寻自己生活中的“珠峰”。也许能到达登顶成功,也许难以如愿,但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妨碍我们去享受奋斗过程中的每份希望和喜悦。

珠峰高远而神秘,但夏伯渝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面对生活的“珠峰”,只要足够坚持,人人都可以是夏伯渝。

巴黎奥组委提议将霹雳舞等4个项目纳入2024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霹雳舞入奥? 一切皆有可能!

本报记者 袁浩

街舞有可能入奥。
先别激动。事实上,这是某些媒体误读。当地时间2月21日,国际奥委会在官网发布声明:2024年巴黎奥运会及残奥会组委会(简称巴黎奥组委)提议将霹雳舞、滑板、冲浪和攀岩4个项目纳入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指导下,国际奥委会试图让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会更加城市化、更加吸引年轻人。因此,近两届奥运会,一些在年轻人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新兴项目正牵手奥运会。

目前,霹雳舞等4个项目仅处在提议阶段。要想入奥,它们还需经历重重考验。

霹雳舞为何能成幸运儿

在本次被提议的4个项目中,滑板、冲浪和攀岩已经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霹雳舞尚且没有这样的待遇。

霹雳舞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霹雳舞在英语中写作Breaking、Breakdance、b-boying等,是街舞的一个分支。在中国,霹雳舞又被称为“地板舞”。霹雳舞节奏感强,有头转和背转等多种舞姿,跳起来非常酷炫,因此备受青少年追捧。

虽然霹雳舞与竞技体育有区别,但由于在青少年中有广泛的影响力,霹雳舞首次成为了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的比赛项目。此番,巴黎奥组委提议将霹雳舞纳入2024年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也有自己的考量。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奥运会承办城市可以提名几项运动项目入奥。东道主往往会选择本国水平较高的项目,以提升其在奥运会奖牌榜的名次和推广本土文化。

霹雳舞在法国非常流行。据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统计,法国共有350家注册俱乐部,100万人参与霹雳舞运动。此外,法国每年都会举办560场全国性比赛和11场大型国际赛事。

打个比方,霹雳舞在法国的流行程度就像乒乓球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正因如此,巴黎奥组委力推霹雳舞进入2024年奥运会项目的大名单。

当然,霹雳舞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精神也很重要。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会正面临举办成本居高不下、对年轻人吸引力下降等难题。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推出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试图让奥运会更加注重性别平等、更加吸引年轻人、更加城市化。霹雳舞、冲浪等4个项目无疑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思路。

巴黎奥组委表示,之所以提议将这4个项目纳入2024年奥运会,是因为它们代表巴黎这座城市的特色,同时也有助于奥运会走上街道。“这些项目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吸引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能够在城市的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参与这些运动。”

提名项目并非没有争议

有人欢喜有人愁。霹雳舞、攀岩、冲浪、滑板4个项目及相关组织为进入提名名单而欢呼雀跃,世界壁球联合会和职业壁球协会则有些黯然神伤。在一项联合声明中,两大组织表示,其他运动项目并没有获得入奥的机会。

在世界壁球联合会和职业壁球协会看来,巴黎奥组委仅提名了4个项目,其中3个已经被国际奥委会确认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这更让人觉得,巴黎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更愿意接纳已经入奥的项目,其他项目一点机会都没有。”

最受伤的或许莫过于空手道项目。历经坎坷,空手道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首次成为比赛项目。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巴黎奥运会,空手道项目已经提前出局。

对此,世界空手道联合会表示这样的结果令人悲伤。世界空手道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埃斯皮诺斯说:“空手道在过去几年呈几何倍数增长,虽然这个项目将在2020年



霹雳舞运动员在埃菲尔铁塔前跳舞。
视觉中国 供图